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十九目錄

李華 六

杭州開元寺新塔碑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

并序

杭州餘姚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

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

荊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

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十九

李華 六

杭州開元寺新塔碑

漢永平中佛教初至洛陽始置寺處騰蘭二德古者官之
庭府稱寺蓋賓而尊之比於曹署此其源也杭州開元寺
梁天監四年豫州刺史譙郡戴朔捨宅爲寺寺號方興名
僧惠園營建之後處士戴元范賓恭增飾之至開元二十
六年改爲開元寺庭基坦方雙塔樹起日月逝矣材朽將
傾廣德三年三月西塔壞凶荒之後人願莫展太常卿兼

杭州刺史張公伯儀忠簡帝心威靜吳越駐車跪禮徘徊
感嘆乃捨清白之俸爲君爲親修而復之兵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范公倫人之珪璋國之俊彥法師釋曇獻上座釋
雲卿寺主釋崇遠都維那釋惠達釋法祥長樂寺釋曇景
等戒香扶其永誓道力護其成功於是劍南荆楊之巨材
諸郡倭輸之懿匠竭耗神明三年畢事乙粟結仡穿貫顙
氣晃爚景象烘若鎔金距卑躋高凡爲七級級有佛事環
迴眴轉幢網通映如梵釋宮踐乎上府俯視萬井有若基
布仰瞻天宇雲在身下傍眺江山列在掌端過乎阯隈傾

峯動崖岌業其側旣鏤以丹素飾以青紫掀腸閃目百變
百移如有靈物巢崦稜層雷嵬攢藥標江壓湖孤島突天
不可名也霞照丹戶如開日宮風搖和鈴若下天樂聲徹
自頂輪陰空界影入清江形鎮大地所濟者廣巍巍度門
先大德釋懷亮住持之固如山不動先法師釋道貞華嚴
祕宗香象至底先法師釋藏暉三藏扁鑰吾方啟之過去
入緣在世慈願不有偈頌其如佛恩華嘗官是邦感浚霜
露忝大常一面與兵部爲寮敬申其美以佐法門之宏觀
其文曰

亭亭揭堅迥出江甸秋天沈寥百里獨見如海浮來如地
踊現以壯州邑以調羣心餌藥解病依丹濟溪卿曹郎署
共布黃金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

并序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族母師曰東
光縣主紀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八歲王不
豫循環左右不食累日王撫首諭焉爲之進膳縣主察起
居未復憂色如初動於神祇王疾用間周文樂正之養不
過焉至若天人之秀元氣之純積於中文於外其容可知

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師傅服澣濯其德可知也禮傳
爲簪珥詩書爲佩玉原心而顧身體訓而成教其言可知
也降尊而處下推泰而從約詣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其
功可知也年十六一作十八受封邑王擇聞喜公以妻之聞喜
有王佐之才委會藩邸縣主以皇孫之貴和鳴侯家陰德
莫違輝動邦教養先姑如寧膝下奉君子如見大賓以徽
柔睦娣姒以莊敬端幼賤鵲巢之化存焉太后臨朝諸武
專政魯衛之國翦焉邱墟紀王流竄巴濮薨於道路縣主
承訃崩心嘔血每一發聲飛鳥哀鳴草木無色外除之後

衣裳無純采杯棬無甘食耳不聽聲首不加飾自朝廷達於宇內罔不哀之太后復辟中宗出震昇日暘谷天下文明雷破羣陰品物咸遂以王懿親盛德詔有司備禮物陪葬昭陵聞喜公時爲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而絕絕而復蘇告諸子曰家國再造冤酷獲申爲我謝中外親親下見先王瞑目無恨言未畢而薨春秋五十有四時神龍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有司以聞中宗震悼召聞喜公問公悉以對上獻欬久之殿省垂泣六宮悽愴乃下詔褒美史官撰德弔祭賙贈禮遇其備矣淡於春秋者嘆曰孝

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士大夫莫能備
舉惟縣主有焉紀王之陷非罪也泣血以終哀中宗之撫
興運也則感深而殞絕忠孝兩極首其人倫使百代之下
聞其風者有以勸焉其爲不匱遠矣嗚呼天輔善人宜其
有後男十人女十人四子至大夫曰邁曰邁邁仁則
踐修孝惟明發少子德位兼盛曰迥今河南尹兼東都留
守上柱國祿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劬勞之報故也銜涕投
簡而命下吏敬銘三章式表幽宅其文曰

肅雍王門天帝之孫因心則孝懷盛敬尊配美良士如賓

禮存泣血終身豈惟霜露慶集國家魂清冢墓壽絕哀歡
事高緼素天作邛山萬化攸歸地閉金印泉深衮衣國風
悽愴彤管無輝

杭州餘姚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

大朴旣雕淳源不復生人溺於迷妄自拔無由我梵惟哀
之力現靈東方雷起羣蟄間生龍象調御人天巍巍乎大
明燭幽而品物知向矣噫稠林枝幹榮枯不息火宅烟焰
起滅相尋於眾生速壞之身有諸佛常存之性垢衣纏寶
而不見濁水求珠而未得法無高下根有淺深由是啟禪

那證入之門立毗尼攝護之藏土因水而成器火得薪而待燃惟此二宗更相爲用律行嚴用奉則淨無瑕缺戒定光淡照則測見本源次修定門而自調伏云何爲大定地雖傾而不動云何爲修我心雖寂而無住然後登般若之岸上楞伽之峯以此身爲法身了無得爲真得或有默修元契於文義受教頓悟於宗師不由門階徑造堂室微塵學者時得一人復有大悲空隘而不窮宏誓海涸而不盡俯從像法以導世間則我大律師其人也師諱道一字法籥餘杭嚴氏生族姓之家是爲因地作如來之子寧有本

緣故祖考不書尊上乘也體峻山岳神閒江海機對敏洽
應受融明自襁褓至於成童顏色無違視聽皆正年甫八
歲辭親就師鴻鵠入冥自然方外蓮花出水不染泥間十
七預剃度隸龍泉寺受具於光州岸律師行相珠圓滌流
鏡澈始就山陰聽岸講涅槃經師既歸而爲眾敷闡同時
聽者奉以爲師恭惟此經佛最後說教旨深圓故草元著
義法華經大事因緣授聲聞記口誦心奉誓盡當來金剛
經滅度無邊悉離諸相誦起信論滌除邪妄開導心宗常
所受持皆爲義釋於華嚴入普賢性海於維摩得不二法

門凡歷見聞莫非心證從文悟理也白日頓明於世界飛鳥自在於空中從理乘如也嘗謂天台觀門往誓深教吾所歸也夫垢因戒淨惠定以生未有愛尚存而坐登三昧每嘆曰持心繫於剎那求道本於清淨使學徒解怠由軌範不明教之興衰在我而已矣乃獲一席信心必隨嘗講大乘方攝齊登座侍者布席微爽律文卽命撤席澣衣以俟明日其檢身激下皆此類也自是江南律學砥礪彌精矣至若齊場星列談座雲繞四眾仰山王之高萬里赴龍宮之會遠夷逾海而來聽長老順風而請益至仁生滅至

辨成簡判析疑問若陽和解冰宏敷妙理如止水觀月化
童蒙爲上智伏我慢爲調柔引諸佛戒定之池浴眾生輕
重之垢垢自流去池常湛然又以儒墨者般若之笙簧詞
賦者伽陀之鼓吹故博通外學時復著文在我法中無非
佛事故李大理昇期崔河南希逸嘗撫本州麾幢往復故
成御史廣業廬華州元裕兵部韓員外賞屈身郡邑艚舸
洄沿及鄉人故汴州何司戶寒同與叩絕韻於清風味元
機於永夕廬山師友今古一時誠願密宏崇修本寺導容
纓網高殿棟宇工人殫其百榼信士竭其千金佛宮嚴麗

一方勝絕寫大藏經手自刊校學者賴焉廣常住田通給
無闕凡聖均焉於天竺寺造慈氏變相憑高爲臺與眾均
福光靈盼嚮如在會中永以報生育劬勞之恩光先師訓
誘之德不離宴坐應者如歸天寶十三年春忽洒飾道場
端理經論惟銅瓶錫杖留置左右具見五天大德十八羅
漢幡蓋迎引請與俱西二月八日恬然化滅報齡七十六
僧臘五十七生以其日滅亦如之昔同如來捨位之辰今
是菩薩往生之日古先大士無此明徵先時院庭有百合
兩本對發白花光如月輪照於昏夜嗚呼慈雲旣歸花亦

彫萎物感如是人哀可知至某月日遷厝於寺之西偏江
嶺淮湖緇麻縞素茶毗之會聲動山川寂寥原野人亾地
古悲夫一爲人師六十年矣遠名利故不遊京國樂閒安
故不出戶庭有請方去故溪慈密行莫得而究焉門人之
冠者一行禪師惠罕法師津梁寺乾應律師蘇州東林寺
懷哲律師湖州開元寺惠燈少明之記長者寶藏修身執
持導師化城無處瞻仰眷屬之賢有若族人神都等如來
影中怖畏都盡力生今地哀號不窮以華悅會史之風尚
竺乾之道追書本行見託斯文銘曰

茗溪教源因戒生定百千人俱見性情淨裂除意網磨拂
心鏡雖會一乘終修萬行說法登壇天龍諦聽須彌峯頂
白月孤映彼迷方者從我得正報盡生盡歸自法身最朝
涕泣江上門人炬滅陰夜舟沈海津雪山靈草無復青春
欲報之德蒼蒼罔極旣斷言語又非空色假言喻空觀我
爲則

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

器爲外物挹泉者器有以濟饑渴也身爲妄聚奉道者身
有以成大覺也泉不離器道不離身器存則饑渴洗除身

修則大覺無礙故律爲知見根本開入扃戶持其要得其
宗者有若長老體公蓋毗尼之堂室尸羅之燈炬三昧之
舟筏也信安有名山名川山秀川清家爲蔣宗母曰徐姓
地靈開祐降神而生徐氏旣孕夢婆羅門告曰姊當生男
紹興大法長老旣薈好聚沙起窰堵波焚草爲香採花爲
供年十有五瓊章鶴姿兄爲淨安寺上首乃往從學日誦
萬言兄嘆曰吾祖父昆弟六人出家受習之速無其比也
年二十一通大乘小乘千紙如意年中配度淨安寺遊問
會稽遇光律師受其戒誦戒至三日屬眾僧布席登座宣

說無有遺文住洛京五年與本州策律師東陽超志法師
同講問爲法門儀表萬歲元年歸信安稟受者千人由是
江南律範端嚴第一衲衣袒肩跣足行乞手蒔松竹繕造
僧房苦行貫天地大慈包世界於辯才得自在於文義得
解脫於人法得無我於觀照得甚深刺史徐嶠之率參佐
縣吏耆艾以降請居龍興寺迎供者多不知同日紛然辨
鬪聞於長老曰吾修無諍三昧不唯自利宏願利人咄因
吾身生彼嗔恨乃別立一室室纔方丈晏然安居不踐門
閭刺史李暢跪請移居大方至於涕淚俯如其請因入法

金剛經疏 卷三十一
華三昧口不息誦身不親席大事因緣我得心證請左溪
大師講止觀鑄鐘七千斤鄰州長吏稽首延請結艦浮川
幢蓋彌望瞻禮萬計行無住悲建講堂門樓廚庫房宇畫
諸佛剎鑿放生池聞者敬觀者信聽者悟日月無私之照
江湖不言之潤如來權實之門其至矣哉收材江湖方構
佛殿羣盜據州寺半爲墟址如鳥巢形若枯木凶猾棄刃
稽首歸仁寶應二年六月九日自升繩床趺坐而滅享齡
九十二僧臘七十一緇素號慟楚越悽悲至廣德元年十
二月三日焚於州西某原起塔安神諸佛之遺教也唯長

老貌清神遠仁深行獨卓爲道器注爲法源謙非外儀質
乃內至若調伏住持之固禮誦跪繞之勤耄期不衰寒暑
如一學窮必究理精必詣猶自以爲功微道淺未足爲師
眞金純金萬寶之最也跌滅之夕則異香滿室閉塔之日
則羣鶴翔鳴信安王禕趙太常頤眞鄭庶子倬李中丞丹
前相國李梁公峴皆爲此州躬往圍繞趙太常敬因長老
立文殊萬聖之象李梁公增感先人泣下雙林之間長老
在世靈徵繁多日輪降照於梁端大龍修敬於池上寒蒲
挺擢於冰下彩芝炫瑩於禪室慶雲覆會仰嘆千人此其

盛者弟子僧惠藏爰自童蒙服勤左右四十年矣惠命阿
難結集如來之言顏氏之子鑽仰素王之道杭州靈隱寺
大德惠遠婺州開元寺大德清辨本州六度寺大德惠炬
大乘寺主浩然本寺上座惠達寺主法會都維那神爽等
輪王之位我敬奉之妙光之法我敬行之爰請伽陀式播
元烈銘曰

付囑戒藏遵行威儀光還性靜翼具禽飛止法根本溪仁
得之蓮花不濡性本清淨彼上人者無時非定定不離儀
儀不離性色身雖滅此滅皆寂寂然不動斯爲正真鎔金

起塔哀斷門人

荊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

肇有含氣則鷹鷂逐烏虎狼噬人人最靈於其間嗜欲萌而六根動利害交而五兵作文演乾坤至於性命老陳道德循於天下不究因緣之本不知大千之廣而內盜方扇心塵益悖長圍合於三界猛焰流於四生乘時雷震惟佛能救於是超六度之岸轉三乘之輪馭指南於迷路建高燈於黑夜翻海滅焰擎山潰圍蒼生旣孤再獲慈母人天之奉大矣遠矣微塵法門吾道一貫承此印者歸乎上仁

和尚諱惠真南陽冠族張氏也父大禮銀青光祿大夫坊
州刺史靈降左闕慶延仁宗太夫人陳氏誦法華經屢有
祥應旣誕和尚體益康寧而衾褥彌潔每啼聞誦經則止
而聽之六歲發言輒諧經義七歲誦書日記萬言默誦法
華經安樂行品因捨儒學專精大乘年十三剃度隸西京
開業寺事高僧滿意意公門人皆釋侶珪璋和尚年幼道
尊以爲之冠十六受十戒持護峻整名重京師進舉經旨
遍覽毗尼意謂未圓尋文果闕乃往天竺求梵本至海上
遇淨三藏自摩竭陀還淨公謂曰西方學者亦殊宗貫假

欲詮正如異執柯因悉授所賫律集與之俱返纔二年間
罔不懸解手續成部名曰毗尼孤濟蘊始以五月十六日
結夏安居僧聞盡愕喧然雷動門人來問答曰迦利底迦
星此其候門人未達旣而無畏三藏以五月十五日至京
師眾僧怪而問故三藏曰吾視迦利底迦星合時來正當
日結夏耳迦利底迦星卽火星也由是緇林聳嘆與聖人
合符梵僧長老尚多初至長安和尚修謁膜拜方半多公
喜曰爾非眞耶留之座隅密付心要當陽宏景禪師國都
教宗帝室尊奉欲以上法靈鏡歸之和尚表請京輔大德

一十四人同住南泉以和尚爲首昔智者大師受法於衡岳祖師至和尚六葉福種荆土龍象相承步至南泉歷詮幽勝因起蘭若居焉地與心寂同吾定力室與空明同吾惠照躬行勤儉以率門人人所不堪我將禪說至於捨寢息齊寒暑食止一味茶不非時嘗遇歲荒野人茹草和尚如之門人勸諭對曰順正行事亦如來教也中宗聞之將以禮召時宏景禪師在座啟於上曰此人遙敬則可願陛下不之強也撰菩提心記示心初因開佛知見升堂入室者則必親授此外秘之立教之宗以律斷身嫌戒降心過

應捨而常在無行而不息離心色則淨皆淨則離離則無
生內外中間無非實際要因四攝成就五身始以上觀悟
入終於蓮花正受平等法門究竟於此師子國目加三藏
來謁嘆曰印度聞仁者名以爲古人不知在世本國奉持
心記久矣其尊稱微言冥究佛心而神扁遐域一行禪師
服勤規訓聰明辨達首出當時旣奉詔徵泣辭和尚而自
咎曰弟子於和尚法中痛無少分後與無畏譯毘盧經義
有不安日以求正決於一言聞者洗心每謂以法授人不
宜容易從人受法鮮克有終故善來眾生悉蒙慈覆至於

悟戒承法千無一焉或問南北教門豈無差別對曰家家門外有長安道又問曰修行功用遠近當殊答曰滴水下巖則知朝海又問人無信根如何勸發曰兒喉旣閉乳母號慟大悲無緣亦爲獻歎和尚嚴而簡重慈而有威望門能進者寡矣弟尚書右丞紹真行備乎身德及乎人元老太保陸公象先名臣韓京兆朝宗宋兵部鼎韋刑部虛舟僉契慈緣而承善誘如其仁哉天寶十年旣望北首右脇卧入禪定中夜而滅享齡七十九經夏六十報年之限涅槃之時同於如來昔未曾有遺命門人曰聖教無服慎勿

行之弟子正知法璨等哀聞大千感動他界先時雙泉竭
大霧昏白光照室半若橫血法門無陰之徵也刑部韋侍
郎時臨荊州躬護喪事以三月一日厝於西巖山林變哀
鳥獸號咽有意於道者莫不摧心洒淚和尚質孤晴山神
瑩澄海妙聲宣布而剛強懷感慈眼運照而濁惱清涼使
祥光洞明枯木蕃榮得舍利於神人教天龍於冥晦其元
慈幽護則病者愈死者生高僧遙請而帝夢叶學徒聽法
而天樂下昭聞殊方不可殫載初聞一行終天子賜諡曰
大惠禪師及和尚滅度追諡同之二方如來皆同一號此

金史卷之三十一
其證也正知闍梨持和尚心印法璨闍梨轉和尚義輪以
華聞風永懷俾強名道其辭曰

荆南正法大士相傳灌頂尊記乃吾師焉備修眾善不染
羣緣法華三昧惠照無邊菩薩普門我願亦然煩惱牙折
菩提鏡懸戒比秋月法若春泉不動南楚仁周大千本來
常淨自性無遷漸則生頓光依魄圓隨順生死芭蕉豈堅
蕭蕭塔樹永對爐烟

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

惟和尚輪王梵嫡號善無畏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

後其先自中天竺迴因難分王烏荼父曰佛手王以和尚
生有聖姿早兼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睹諸
兄舉兵構亂不得已而後征之接刃中體捍輪傷頂軍以
順勝兄以愛全乃白母后告羣臣曰向者親征義斷恩也
今以國讓行其志也因置位於兄固求入道太后哀許賜
以傳國寶珠南至海濱得殊勝招提入法華三昧聚沙建
塔誓一萬區黑蛇傷指而不退息身寄商舶往中印度密
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而舟行萬里與商人同遇羣
盜陷於併命和尚慰帖徒侶默誦真言七俱胝尊全現身

相盜果爲他寇所殲寇乃露罪歸誠指蹤夷險越窮荒踰
毒水至中天竺境上乃遇其王王之夫人卽和尚妹也和
尚服同凡品而徒侶以君禮奉之王問獲其由嗟稱不足
菩提眷屬是日同歸慈雲布蔭一境丕變於是發三乘之
藏究諸部之宗品偈章句誦無遺者說龍宮之義理得師
子之頻伸名振五天尊爲稱首那爛陀寺像法之泉源眾
聖之都會乃捨寶珠瑩大像額端畫如月魄夜則光耀僧
有達摩鞠多掌定門之祕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
實八百年也和尚投體兩足奉爲本師鉢中非國食示一

禪僧華人也見油餌尚溫粟飯餘煖愕而嘆曰中國去此
十萬八千里是彼朝熟而午時至此何神速也會中盡駭
而和尚默然本師謂和尚曰中國白馬寺重閣新成吾適
受供而反汝能不言真可學也乃授以揔持密教神龍圍
繞森在目前無量印契一時受頓卽日灌頂爲天人師稱
曰三藏三藏有六義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
而統攝之惟陀羅尼菩提速疾之輪下脫吉祥之海三世
諸佛生於此門夫慧照所傳一燈而已慧照殊異燈亦無
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昧菩薩金剛揔攝於諸定向

月懸同於法身頓升階位鄰於大覺此其旨也和尚遍禮
聖跡周行大荒不悔艱難每所三至爲迦葉剃髮受觀音
摩頂嘗結夏於靈鷲山有猛獸前路深入山穴穴明如晝
有牟尼立像左右侍者色相如生中印度大旱求和尚請
雨觀音大聖在日輪中手執淨瓶注水於地中感咽於雙
樹之下問往昔於佛世之人爲者不言十問其一鍛金爲
貝葉寫大般若鎔銀起窣堵坡等佛身相母后謂和尚已
化淚竭喪明及寄疏問安朗然如故大雄滅後外道如林
九十六宗各專其見和尚皆隨所執乘喻破疑解邪縛於

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雨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滿器
仆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其以心制狂卽身觀佛
本師喜曰善男子中國有緣可以行矣乃頂辭奉下至迦
溼彌邏國中夜次河河無津梁浮空以濟受請於長者有
羅漢降曰我小乘之聖大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和
尚授以名衣乃升空而去烏暘國有白鼠馴繞日獻金錢
講毗盧於突厥之庭而可敦請法和尚乃安禪樹下法爲
金字列在空中突厥之妻有以手按其乳乳爲三道飛注
和尚口者乃合掌端容曰此我前生母也或悞舉刃三斫

支體無所傷斫者唯聞銅聲而已至雪山天池而和尚不
愈本師自空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諸
相寧有病耶言畢而沖天則洗然而愈矣路出吐蕃與商
旅同次夷人貪貨率眾合圍乃密爲心印而蕃豪請罪至
中國西境夜有神見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
中州禮足而滅以馳負經至西川涉龍沙陷馳足沒於泉
下和尚入泉三日止龍宮而化之牽馳出岸經無霑溼睿
宗道尊德盛立契無爲詔僧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
表以俟來儀開元紹興重光大化聖皇夢與真僧見其姿

狀非常躬御丹青圖之殿壁及和尚至止與夢合符天子
光靈而敬悅之飾內道場尊爲教主自寧薛二王而下皆
跪席捧器爲師賓大士於天台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
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於此爲盛有術
者握鬼神之契參變化之功承詔御前效其神異和尚恬
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施矣其餘祕要代莫聞也累請居
外勅諸寺遞迎隨駕至洛京詔於聖善寺安置自出內之
後奔走華夷和尚臨之貴賤如一奉儀形者蓮華開於眼
界稟言說者甘露降於心源超然自悟曰有其人矣法侶

高標惟尊奉長老寶思其餘皆接以門人之禮禪師一行者定慧之餘術窮天地有所未達咨而後行和尚質粹神邁氣和言簡不捨律儀而身心自在不離坐席而願力俱圓有來畢應觸應無礙故眾妙懸解藝能兼於百工大悲普薰草木同於一子不知其極也於本院鑄金銅靈塔以此功德應緣護世手爲模範妙極人天寺眾以銷冶至廣庭除淡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笑而言曰無可爲憂自當有驗及鼓鑄之日大雪蔽空靈塔旣成瑞花飄席前後奉詔穰旱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遍諸耳目矣從容上請

大庇緇林正法之興繫於龍象信也表求還國優詔不許
開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右脅累足涅槃於禪室享齡
九十九僧臘八十法界淒涼天心震悼詔鴻臚卿李峴威
儀賓律師護喪事以某月日塋於龍門西山涕慕傾都山
川變色弟子寶思禪師榮陽鄭氏明畏禪師琅琊王氏皆
高族上才超然自覺息言爲樂說之辨妙用卽禪那之宗
入和尚之室惟茲二人而乾元之歲再造天維大君證無
緣之悲躬行不匱之孝由是釋梵扈蹕天龍濟師凶穢掃
除人祇清淨位光付囑敎大興行二禪師爰以偈頌刻諸

金石法離文字道不可名以慰門人感慕之心有同顏子喟然之嘆其文曰

釋宮尊種龍扶出池捨位成道爲天人師度微塵眾行甘露慈仁消大怖辨洗羣疑法本不滅今子得之隨方演教聿來中國帝后承迎天花滿穢懽喜園花惟聞薝蔔百千萬億調伏其心灌頂在昔聲聞現今山王高妙海月圓淡因於示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元室金棺此閉式瞻無日雙寶昭興教尊言密歸我者因因明悟實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目錄

李華 七

故左溪大師碑

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揚州龍興寺經律院和尚碑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元魯山墓碣銘 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

李華

七

故左溪大師碑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惟
左溪傅氏之子法號元朗字惠明其先北地泥陽人漢魏
大族隨晉南度家於義烏今爲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
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爲諸佛化身杳不可
測左溪卽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宜生上德母葛氏夢天
降靈瑞而娠左溪心靜體安及於乳育生九年矣辭家入

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畎澮也如意年中難度隸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會稽印宗禪師商律部重山溪林怖畏之地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宴居左溪因以爲號每言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於所居之方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佛之智慧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由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趣異名分流合體舍利佛先佛滅度佛以心法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

楞伽法八世至東京聖善寺宏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
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降及長安山北
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世至璨禪師璨又
授能禪師今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世至信禪師信又授融
禪師住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慧文
禪師學龍樹法授惠思大師南嶽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
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
縉雲傳東陽威大師左溪是也又宏景禪師得天台法居
荊州當陽傳真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溪所傳止觀

爲本祇樹園內常聞此經然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
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修空有皆捨此其略
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象至底彌樓最高其
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修上法易
證上法難明謂左溪爲有則實無所行謂左溪爲無則妙
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溪因恭禪師重研心法唯十八
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義
現聲聞像宏大覺心大無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
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殫罄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

舍利降靈光發寺非正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艱左溪錫杖指揮工人聽命如從舊貫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碍戒爲心本汝等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六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僧夏六十一四輩號慟如慕如疑香花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溪居寶閣第四重者寤告其隣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屆廣度人天旣茶毗已門人分舍利起塔於左溪之西源遵相法也城邑之人願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之東原申永

慕也左溪僻在溪山衣弊食絕布紙而衣掬泉而齋如繒
續之溫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騰猿跪捧
宴坐一室如法界之樂蕭然一院等他方之遊或問曰萬
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爲因眾生妄除我
苦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
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遼廓至若旱蛙躍流
磬犬能視雷雲興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絕而漁者壞罾梁
舉其倬然曷可殫載弟子衢州龍邱九嵎寺僧道賓越州
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靈隱寺僧元淨棲嵒寺僧法

開蘇州報恩寺僧道尊皆菩薩僧開左溪之祕藏常州福
業寺僧守真杭州靈曜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真明州天
寶寺僧道源淨安寺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純得醍
醐飽左溪之道味入室弟子本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妙
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專左溪之法門新羅僧法融理應
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宏左溪之妙願菩薩戒弟子傳
禮王光福等菩薩惠茅霑左溪之一雨清辨禪師等荷擔
遺烈見請斯文銘曰

磁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設眾生未度我爲

舟筏將如趙代豈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殂煩惱驚
歸寂滅城不住之住無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下迎潺湲
左溪東入蒼海青松白日人亡地在四輩盡哀時乎不待
頌德空嶺劫塵無改

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東南苾芻之上首曰長老雲公報年若干僧夏若干永泰
二年某月日涅槃於潤州丹徒天鄉寺人天痛慕江海寂
寥御史中丞韋公元輔頃臨潤州嘗申跪禮無何韋公兼
觀察領浙西按部至京江來修謁問長老曰如來遺教付

囑仁賢貧道有檀像一龕敬以相奉意淡言簡聞者淒然
韋公致別之明日長老繩牀跏趺無病而滅嗚呼至矣哉
昔支遁與謝公爲山水之遊竺法師與王度爲生死之約
古今同道如見其人長老每言曰得天師於牧馬求善法
於鬻香不可不敬樂羊以食子見疑苾芻以草繫成忍不
可不仁智瑤死於大縣頂生退於釋宮不可不廉留侯先
期而黃石悅元謀懇乞而觀音降不可不信學此四者以
爲教端內訓緇褐外化羣品其餘觸類而長道遍恆沙長
老法號法雲獲度於神龍之歲俗姓申氏其先魏都之望

出於姜姓左右宣王詩所謂惟嶽降神者也曾祖寧皇朝
考功員外郎祖靖睦州遂昌縣令父儉不仕以復楚之忠
烈相韓之勲伐蓄靈韜曜鍾美後人長老童丕入道誦法
華經景龍歲受具於本州龍興寺元昶律師由是萬計俱
圓名冠同列與鶴林絢律師偕往嵩潁求法於大照和尚
以心眼視微見無邊界果在掌中隨心舒卷喻菴羅熟終
當自知此其端也道其兼愛故無棄物有志於道來問長
老曰飲甘露者當淨其身有涉道未宏來問長老曰菩提
爲寶耶無知無德涅槃爲空耶常樂我淨由是江表禪教

有大照之宗焉至若願力所宏莊嚴佛教像飾同日月之
照廚供盡人天之福積若山川流於他方凡聖去來緇素
皆以天鄉爲中路之化城也夫三界爲牢鬼神同死使桎
梏輪轉無解脫時佛性在煩惱之中佛身卽眾生之體大
法平等無所不同雪山滿月是爲眞語同音半字寧爲妄
說如來毫相始於東土菩薩求法遍在西方慈悲之間固
非一致若乃昆明劫灰夏時同學化人來周穆之歲恆星
隕魯莊之年甘泉金人之祀伊蒲浮圖之說謂之爲妄則
常情不測謂之爲實則迂濶難明立定哀之時書隱桓時

事憑魯史之文猶未之詳況乎視聽之外出乎名言之域
固宜然也國史傍錄往往合符者則宣尼稱西方有聖元
老云吾師竺乾厥後感夢季明漸於中國楚王英尤敦此
道常奉緣贖罪詔曰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
齋三月與神而爲誓其還緣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浮
圖仁祠卽塔廟也潔齋爲誓卽禮懺也伊蒲塞則優婆塞
也至魏受禪洛陽宮中有浮圖毀除之沙門以佛舍利擲
水生光由是移於車道廣開禪室僧會揚化於三吳惠持
演教於三蜀震曜聾瞽無代無之法壞也因蓋吳同亂之

積其後也賴曇休堅持之誓自菩提達摩降及大照禪師
七葉相乘謂之七祖心法傳示爲最上乘南方以殺害爲
事北方多豪右犯法故大通在北能公在南至慈救愍曲
無不至其餘則澄公威神止石羯之虐惠始定力悛赫連
之暴淨檢尼部之初曇柯律藏之始道安垂範羅什銓譯
惠遠道生闡教於匡廬杯渡寶誌著異於江浙公之慈靈
鎮攝智者之遵揚眞極法膺昏季在壤尋舉起稠公之衣
而定興廢驗仲尼之記而崇建立我唐撫運同符聖覺中
州徼外大智如林元奘無畏繼興夷夏不可悉數舉甚殊

尤長老旣滅門人僧某等戒還本源智人無學以某月十六日遷定於鶴林寺西江湖晦冥道路悽慟初吏部侍郎齊澣採訪江東見天鄉殿宇傾圯孰尸完葺乃請禪師與絢公當謂寺僧乾最得堅固力求真實智乾元初奏請天下一十五寺長講戒律天鄉卽其一焉爾後率同心願善繕理禮部員外郎崔令欽常爲丹徒宗仰不怠無何吳越震擾緇侶竄伏長老挺身於戈劍之間宴坐於虎狼之口大浸不溺大火不焚天鄉獲全長老之力也韋中丞以句容令田少文悅長老之風宏無生教故托句容護辦葬事

刺史韋公損奉善逝甚深之旨行菩薩廣大之慈大理司直兼丹徒令史坦性淨道周如潤州長老之兄弟之子曰堂構爲當代詞人修在家梵行與門人俾華贊德於萬斯年其文曰

至哉元德高標法流法而不著行而不求輪王自在象寶調柔黑夜生月驚波起州洲淪大浸日落中夜方外常在人間代謝性不遷易法無高下億萬人天從吾受化從受化已委順知時諸佛如是我今得之清江朗月古本仁祠以我道法爲人導師

揚州龍興寺經律院和尚碑

菩薩調伏身心具一切智調伏心者爲定慧調伏身者爲律儀假煩惱而後有身心有身心而後開知見權衡並用何莫由之如來於鹿野苑中爲位具法輪始開此法持律第一有優波離如來謂戒爲性源因定見性定爲慧本因慧得常不依科教無所成實乃宣告四輩攝護身心命以優波長老集毗尼藏以優波無緣此土摩訶迦葉啟迪當來而付囑之與禪同祖者數世去聖滋遠枝剖條分今學者所宗四分爲盛此間有數息諸觀以攝亂意是蓋禪那

之濫觴也夫沙門奉律猶世間行禮若備中和易直之心而無升降周旋之節於義爲非爲義非爲半人恭惟世間皆歸佛性體無分別俱會一乘勝妙法蠡爰傾海水明徹寶器方貯醍醐禪律二門如左右翼和尚執持戒律兼修定慧恩制落染爲人式瞻六十年矣和尚法號懷仁其人也惟天寶十載十月十四日晨起盥漱繩牀跏趺心奉西方旣曛就滅於龍興寺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緇素弟子北拒泗沂南踰嶺徼望哭者千族會葬者萬人其上首曰越州開元寺僧曇一福州開元寺僧宣一常州興寧寺僧

義宣杭州譚山寺僧惠鸞東京敬愛寺僧璿光潤州栖霞寺僧法瑜僧乾印潤州天鄉寺僧法雲揚州崇福寺僧明幽延光寺僧靈一龍興寺僧惠遠等天下甘露正味調柔人中象王利根成熟音樂樹下長流福慧之泉雪山峯頂仰見清涼之日金剛決定煩惱無餘優曇開敷香潔盈滿罔不成實樂說辨才得法華三昧眾所知識物之依怙法施之恩重羣居之感深哀奉色身經始靈塔於某原像教也幽公自幼及衰所親侍靜言元梵俯托斯文試言之曰先陀婆者分於一名摩醯目者夾於三點眾法歸善羣緣

體無道豈遠人宏之在我外離諸相猶行邪道內度四生
方爲靈覺至若調牛良田唯待天雨渡馱巨海荷護持囊
喻夫靈藥毒草同在林中甘泉淤泥共生地下疇能了達
惟我宗師和尚太原郭氏厥後遷於淮左孩抱之歲誓齒
道門親慈所鍾志不可奪因瑤臺成律師受具戒律文有
往哲所疑時賢或誤一言曲分於象表精理自得於環中
聲振京師如晞日月諸寺固請綱領乃默而東歸卽還揚
都俯允羣願常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如意輪陀羅尼般
若佛心我得此心眾生亦如謂天台止觀是一切經義東

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亡定慧雙照不可得而稱也
寒不加服暑不攝齊食不求飽居不易坐四方施捨歸於
大眾一身有無均於最下朝廷之士銜命往復路出惟揚
終歲百數不踐門闕以爲大羞仰承一盼如洗饑渴和尚
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上人言依於敬佛
教儒行合而爲一慮學者流誤故親教經論延來者聽受
故大起僧坊將警羣迷故廣圖菩薩因地善護諸命故曲
濟眾生壽量以文字度人故工於翰墨法皆佛法兼採儒
流以我慢爲防故自負衣鉢以規範爲任故綱正緇林以

發揮道宗故上紆睿禮以感慕遺迹故不遠他邦以龍象
參議故再至京國以軌度端明故研精律部黃門侍郎盧
藏用才高名重罕有推挹一見和尚慕味循環不能離坐
退而歎曰宇宙之內信有當人黃門於院內置經藏嚴以
香燈天地無疆象法常在太子太保陸象先吏部尚書畢
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尚書崔日用祕書監賀知章禮部
尚書裴寬中書侍郎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尉房琯中
書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澄詞人汜水尉王昌齡
等所共瞻奉願同灑掃建塔之地廣狹如素高卑得中周

臨四衢平觀千里門人環蒔列柏薦以名香空曠寂寥以
哀以慰夫子門人輕重諸侯之國如來子弟皆爲釋梵之
師敬悅其風以偈銘曰

佛境無二佛心皆一隨其根源乃起禪律持戒外獎觀空
內謚是藏私耶眾僧秘密昏醉億萬求醒者稀如來戒定
與爾爲歸性空因戒垢重初微彼上人者深乎道機真空
不生妙果無得開明戒定洗去怨賊衣染波利鼻聞薝蔔
白日正圓如何昏黑昏黑旣已四輩號咷不見金觀空圖
白毫月明江濶木落山高迥野孤塔羣心鬱陶訓迪眞子

森然朗達阿難必芻迦葉菩薩仙髮承足諸天奉鉢智火
遽然獨留緇褐月苦淮甸風悲楚川千株茂樹百道春泉
佛日長晦浮圖歸然哀哀龍象大庇羣緣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道行無迹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
覺照圓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爲不二
之門其定也風輪駐機其慧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泉利
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而涌出湛
兮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焉以遠近思維而不窮智德皆

空爲眞實際大悲恆寂遍撫羣迷月入百川之中佛匝千
花之上修而證者元同妙有應而起者旁作化身先大師
適來此土化身歟適去他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如
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
身銷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
氏諱元素字道清崇高紹興於法位胄緒不繫於人間慈
母方娠厭患葷肉長至之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安
靜旣甌稽首父母求歸法門卽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
中薙度隸江寧長壽寺旣進具已戒光還照定水澄源鷺

王之不受泥塵香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比也身長七尺體
無凡骨着毛際臉口若方丹目不顧盼聲侔扣玉入南牛
頭山事威大師撞鐘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
師亦斗數塵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
喻金剛之最堅比獅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慧風
吹雲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
於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騶虞馴擾表仁之至也眾禽獻果
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教
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入摩

尼照物一切如之吾常默默無法可說或有信願雙極懇
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修問智慧耶
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終爲世論自淨而
已無求色聲旣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
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言寡饑至飽歸或
有聞尊稱而遷善現色身而獨得我無示念一作道溥慈
爾念圓食不問鹹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飽蚊蚋之饑渴道
離人我順眾生之往來貴賤怨親是法平等故饋甘味而
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

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
灑掃鶴林斯焉供養有屠者恣刃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
來仰真範忽自感悟懺伏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
悲當應我供大師衲衣跣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爲動
搖至是如其懇求忻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
不仁皆同佛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
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元密請至廣陵
便風馳帆白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度江梁宋齊魯傾都
來會津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邱陵皆委於所

在行無住捨禮部尚書李澄時爲楊州牧齋心跪謁爲眾
唱首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
之數皆超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踰月均吾喜捨成
爾堅牢無非道場還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
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
赴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里花雨
四天香雲幢幡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眾等
號捧金身建塔於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
之禮率眾申哀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

之夕倚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慘慟天地晦冥
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
至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曰
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信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
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別羣生根器各各不
同唯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旣至百寶皆成汝能總持吾
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爲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
敷頓錫而靈泉滿溢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
巖大師巖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

眞乘妙緣靈祥嘉應僉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
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
惟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
繕崇龕座開構軒楹時惟海公求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
淨明之塔世異人同泣然長慕僧慧端等蔭旃檀樹皆得
身香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
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
訪使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
刺史韋昭理故給事中韓延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

縣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乎傳信其文曰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現膏漬炷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啟迪瘖聵惟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因心寂道與人隨杳然元默湛入無爲性本非垢云何淨除身心冥寂大拯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

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
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恆沙
劫壞智月常圓

元魯山墓碣銘

并序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九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於
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
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
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
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於所居南岡

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爲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爲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卽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飭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旣過苴臬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於兆身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參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

錄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爲念授署魯山令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稱猛獸爲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勤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旣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

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扃鑰牆藩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烟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顛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爲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雁不至歿於空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根元極則道演寄情性則于爲于思善人則禮咏多能而濫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富貴之辨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沖

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諡曰文
行先生從古也夫誅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
鋪光烈下以聳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爲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元微消息
詘伸載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
蜺迹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
永思泣涕銘云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李華 八

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銘

著作郎贈祕書少監權君墓表

太子少師崔公墓誌銘

揚州司馬李公墓誌銘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故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

李夫人傳

德先生誄

弔古戰場文

祭劉評事兄文

祭蕭穎士文

祭劉左丞文

祭亡友張五兄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一

李華八

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銘

嗚呼姑孰東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嗚呼哀哉
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識以辯理公
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爲王師下爲伯友年
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悲夫聖以立德賢以立言
道以恆世言以經俗雖曰死矣吾不謂其亾之也有子曰
伯禽天然長能持効能辯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也已

矣銘曰

立德謂聖立言謂賢嗟君之道奇於人而侔於天哀哉

著作郎贈祕書少監權君墓表

君姓權氏諱臬字士繇天水人苻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
爲著姓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咸有令德君旣冠進士及第
試臨清尉時節將兼本道使籍君高名表爲薊縣尉充判
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旣免禍累知
機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
病危將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

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厯元年四月某日
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二嗚呼識者慟哭聞者
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
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以來高名下
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
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沒二年而君夭元之志如其道德
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瘁乎公素與
昌黎韓幼淡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爲宰
輔王評君曰可以爲師保華評君曰可以分天下之善惡

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矣哀禮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秘書少監悼賢也華因病風扶曳而往哭之嘗聞師乙之言曰溫良而能斷者宐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爲齊風哀君之墓云忠於而國孝於而家潔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爲善者何君不幸耶時不幸耶

太子少師崔公墓誌銘

聖唐祖宗重光丕變萬國元宗肅宗今上三后繼明格於上下其輔弼之臣曰趙公奉先少師之訓有大功於王室

少師諱景暉字某清河東武城人也惟成於姜水氏曰有
呂德莫厚乎粒蒸人大庭之烈也勲莫盛乎除暴虎尚父
之明也讓莫大乎推社稷季子之高也丁公之元子曰季
克讓乞歸老於崔氏宜乎其盛也八代祖元孫宋度支郎
中以忠烈見危致命夫人攜二子亮敬默依夫人之黨挺
志羈孤之中安親危窘之際亮卽公七代祖也八爲尚書
一爲僕射孫肇師官至中書侍郎元子北齊安州總管府
掾諱道淹公之曾祖也生萬年主簿臨洺令諱方騫公之
大父也生武功主簿贈吏部尚書諱貞固公之考也郎中

殉王事僕射利生人中書之名望安州之道德臨洺之愛
人武功之體道荀淑以盛德及子陳寔以素風及孫誠哉
吾聞其語矣今見其人也公孩抱太夫人終童幼武功府
君逝根於至性毀過乎哀鄉黨憐之皆曰純孝旣除喪外
從禮訓內積憂慕啜菽飲水勵志讀書誦無遺文釋無遁
義皆一覽也年十七與親兄駿同舉明經調補梁州南鄭
尉轉蜀州晉原尉前後使臣表公第一遷大理評事親累
貶利州葭萌丞歷梓州鹽亭丞樂天知命貞獨自晦君子
哉改晉州司法參軍政尤一道刺史按察使皆以上聞充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李華八

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銘

著作郎贈祕書少監權君墓表

太子少師崔公墓誌銘

揚州司馬李公墓誌銘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故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

李夫人傳

德先生誄

弔古戰場文

祭劉評事兄文

祭蕭穎士文

祭劉左丞文

祭亡友張五兄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一

李華^八

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銘

嗚呼姑孰東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嗚呼哀哉
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識以辯理公
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爲王師下爲伯友年
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悲夫聖以立德賢以立言
道以恆世言以經俗雖曰死矣吾不謂其亡之也有子曰
伯禽天然長能持効能辯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也已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一
矣銘曰

立德謂聖立言謂賢嗟君之道奇於人而侔於天哀哉

著作郎贈祕書少監權君墓表

君姓權氏諱臯字士繇天水人苻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
爲著姓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咸有令德君旣冠進士及第
試臨清尉時節將兼本道使籍君高名表爲薊縣尉充判
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旣免禍累知
機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
病危將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

蕭令邑臨古汴之衝每歲爲害公因租之集兩稅一石置
於水濱治之爲防水不敗稼蕭人賴之徐方歌之則政之
利人餘可知也選授太原府法曹參軍事大都阜殷囂訟
填積公鏡其詐實皆叶厥中太原國之北門枕扼夷夏屬
狂胡首亂悉眾來攻公撫弦登陴左右軍師完城池潰凶
醜有力焉詔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拜右諭德進階正
議大夫東宮圖書少逸有司命公留北部蒐訪焉淮南節
度故相崔尚書圓表公爲揚州右司馬

世系表作
左司馬

將任以

州政方祖道邁厲而終享年六十六廣德二年六月十三

日也長子規前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次子覲故沂州沂

水縣丞次子覲故太原府榆次縣尉次子峴前汾州平遙

縣丞幼子觀前左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事

世系表稱長子峴廬江令

次子規壽州刺史三子覲四子觀幼子觀官闕不同次序亦異

泣血茹悲哀號萬里求仁

者之助於江湖奉迎裳帷於太原歸安洛汭禮罔不備某

年月日寔於某原禮也規有公遺風國之才臣嘗爲晉州

吏職中外宣力王室聞於天下公其不亡矣公有文有武

簡而能肅不伐其勞推其美於人神明質高嶷如山阜味

道於老莊還性於禪慧每涉危必免阽患無傷冥然禮順

疑若靈助蓋德之所至者也嗚呼位不尊壽不遐時耶命耶華於公諸從鴈行爲公所知感規之孝祇述盛烈以慰諸孤之心其銘曰

貴爲侯伯來日赫赫百夫之特所稱者德神錫純嘏道無違者淮南鎮揚爲右司馬嘗蒞蕭人蕭人以淳嘗掾太原功宣北藩艾綬銀章大夫之尊春秋匪懈榮於寢門宜其永世天胡降戾仁而有子哀號萬里維嵩之隅維汾之渙我卜我筮壽宮修止與天無期寧極於斯子孫百代拜手於斯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莅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輅車鹵簿哀導加於一等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於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才非此運不揚元勲出於忠烈萬死之中登諸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閉而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祖襲襲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

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於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爲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敘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計於轅門天子壯之拜爲左相公於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略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凶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

計果令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矣上元二年元宗升遐詔公攝政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總有平勃之勛伊攝之霍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紆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爲盛矣無何有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爲心太素爲體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

故軒裳鐘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爲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仕二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歿今則祔焉嗣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敘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客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爲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沈廟謨智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舉族南棄拔身北嚮一見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相天地

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
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萬方是荷聖皇在闇務輟
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我鼎臣天歸說夢
獄降申神嗟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國韓公之墓

故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

梁國公諱峴字某其先隴西人曾祖曰吳王太宗愛子也
父曰信安郡王元宗之大臣肅宗之軍佐也公年二十學
道於大智禪師志淡行苦禪師謂曰汝當爲國家陳力緣
不在此也自太子通事舍人五遷爲魏州刺史化行河朔

再遷爲京兆尹歲大水至尊幸溫湯每冬爲恆畿輔進奉
萬計公止府縣無所獻上知其簡亮益以重之旬服千里
饑不爲害忠矣哉權臣所排出守零陵再遷御史中丞荆
州等五道副元帥徵爲宗正卿鳳翔太守時兵荒之後兩
京未復公爲政人不勞而公賦足智矣哉除尚書左丞禮
部尚書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公明賞罰而隱人過下吏不
逮上延威伸令引自謝責而慰安之推德及人剛柔皆化
仁矣哉平訟獄刑察以人情斷以古義正詞匡上直法伸
下明矣哉遷吏部尚書平章事以正直進以正直退貶蜀

州刺史遷爲御史大夫兼江陵尹節度觀察使入爲禮部
尚書宗正卿加黃門侍郎平章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可
謂大臣歟行垂益之道事堯舜之君公志不申元元失望
除太子詹事又歷御史大夫禮部尚書遷吏部領遷

當作
遷

江西改兵部復命至南陽詔兼衢州刺史一州之人如得
父母永泰二年八月薨於衢州一州之人如絕乳育天地
痛心朝廷悲懷贈太子少師諡曰某兵部尚書少師同先
父之職國家孝治追其世德乎周之興也內有周召外有
伯禽康叔漢之盛也東平入輔聖德巍巍公爲股肱衛侯

之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公可謂社稷之臣歟夫子稱閔子騫曰孝哉閔子騫稱史魚曰直哉史魚宣盛德者一言蔽之與公遊者詠公之德曰柱石天下儀刑縉紳宋韓房後惟公一人公享年五十五伯兄峘戶部尚書統江淮嘗與公並爲御史大夫及公之逝伯季同齒哀哉仲兄嶧戶部尚書散騎常侍一門親賢繼美畢榮盛矣哉公嗣子大理司直孝孫孤女范陽盧浩妻哀有餘禮孝因其心孝矣哉哀奉世父尚書公之裳帷自信安歸於上都跣行號哭三千餘里以大厯二年某月日寔於某原禮

也夫人河南獨孤氏祔焉夫人某官某之女以才淑禮法聞於邦族公爲茂德崇勲之後享大名尊位有令兄弟有賢夫人有孝男有孝女全美如是雖古烈無之

李夫人傳

夫人趙郡李氏諱某字某號惠日自後魏義豐懿公璨七代至明經君元福道義德禮歸於一門魏史所謂事親孝謹風度審正是也年十三歸於貴鄉丞范陽盧公善觀姑崔夫人待子婦甚嚴年高多疾自夫人奉養體氣日和姑視夫人愛子如也夫人奉養姑慈親如也撫下掩其小過

因而誨之則大過無從生矣姑怒責幼賤夫人則跪請曰
此誠違教尊室降責新婦不安請引外懲恥旣而輕罰復
命姑或未厭則曰責誠未塞伏以尊慈恐他日追憐傷尊
之心崔夫人撫而笑曰李新婦不唯安吾兼變吾性自是
委以家政其柔明婉敏皆此類也盧公爲宕州司法參軍
夫人隨之官西南羌戎不知長幼之別夫人威儀敬順聞
於殊俗羌戎化焉太夫人因疾喪明夫人奉衣則安奉膳
則飽每曰此女在側吾忘失明及居憂泣血三年終身銜
戚讀論語詩書禮傳古史箴頌近世詞賦合於雅者盡諷

之善鼓琴幽閒自娛志普門之教肸蠁符應六姻孤幼歸夫人者如不孤焉開元元年終春秋五十無子有女一人孝慈明惠如夫人之德歸於安邑令趙郡李公遺孤檢校吏部員外華不及逮事感慕罔極聞於外家十不存一哀書大略敢告史官

德先生誄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以筵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恆人方於賢原憲宓不齊其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

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也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瞽余曰聖賢偕時故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邱明卜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饑於陳蔡忠如萇宏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鄰道昌黎韓極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爲僉而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誅之余誅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德甫余將疇兄

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
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
糾紛黯兮慘悴。
風悲日曛，
蓬斷草枯，
凜若霜晨。
鳥飛不下，
獸挺亡羣。
亭長告予曰：「此古戰場也，
嘗覆三軍，
往往鬼哭，
天陰則聞傷心哉。」
秦歟，漢歟，將近代歟？
吾聞夫齊魏徭戍，
荆韓召募，
萬里奔走，
連年暴露，
沙草晨牧，
河冰夜渡，
地闊天長，
不知歸路。
寄身鋒刃，
腦臆誰愬？
秦漢而還，
多事四夷，
中州耗斁，
無世無之。
古稱戎夏不抗，
王師文教，
失宣武臣，
用奇奇兵，
有異於仁義王道。
迂濶而莫爲，
嗚呼噫嘻！
吾想夫北風振漠，
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
期門受戰，
野豎旌旗，
川迴組練，
法重

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
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
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
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
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踣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
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竭矢盡兮弦絕白刃
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
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
天沈沈鬼神聚兮雲羃羃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

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和樂且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民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埜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

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
在四夷

祭劉評事兄文

維乾元二年歲次己亥六月乙未朔三日丁酉趙郡李華
祭於劉三兄之靈惟兄高韻曠度拔於時倫德契中和道
符溪仁泉明其照情性其文疎近無二心冥則親雅敦名
教素遠權利夷險一節通塞一致有時不適與道偕醉跡
隨沈浮量混同異白雲何遠清風自至人或知兄王佐之
器豈人無福而兄天年浙東幕庭喪此一賢識與不識幸

酸泣然素失五穀春不相杵清標高志行乃動主緊我夫
子列在中士職無所統談笑而已居室言善感於千里綿
江越湖掩涕相視追懷晨夜道則同謨定交梁國周旋兩
都更相默喜吾道不孤契闊艱難誰榮誰枯良願再諧握
手東吳羈旅情倍天倫豈殊去歲季冬將膺使檄累辱來
召陵江挂席持酒歡酣憂懷頓釋攜手終日晤言竟夕無
食不均無衣不易題序申餞情深義激贈言綢繆寵我行
役涉泗而還遽承邁邁猶復垂念尺書相繼將慶有瘳我
哀永逝姜我盛德天胡不惠嗚呼痛哉華江濱憔悴風溼

所侵疾不果問喪不果臨無由執紼從茲破琴異鄉之慟
於此何心不言少別便爲古今嗚呼痛哉光烈幕府親兄
重兄恩淡撫孤義感平生臨弔盡哀行路涕零躬護喪事
推以信誠古風復存今見哀榮嗚呼痛哉孀妻晝哭弱子
縗經蕭蕭旅塋空對江月想像遊處心乎鬱結羽毛相依
忍此凋缺寢門之悲悽斷吳越蘇門朗嘯於此長絕泣戒
將命往申微酸此如不祭祇益酸咽兄性與道合棲心福
庭故於是奠不列葷腥願垂惠照以濟幽靈值佛開法長
爲弟兄素心惟此敢告冥冥尚享

祭蕭穎士文

維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趙郡李華以清酌之奠敬祭
於亡友故揚州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
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疊
罰深重艱難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途窮易感況哭故
人以足下才爲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
全絜忠也冒危遷祔季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歿於
道路何負於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
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

知名當世實類無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存實等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其一哀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雖欲寄詞祇益填塞茂挺君其降靈尚享

祭劉左丞文

維年月日左補闕趙郡李華謹奉清酌微奠祭於故國子祭酒劉十六兄之靈痛矣夫時方刑措諡傳長沙運丁中興行廢於家命與道乖末如之何先師微言行已堙塞續儒濟德俾世爲則專門繼起人用不惑季孟叔仲並華於國文傾遷固理破楊墨濁斯渾清曲莫容直孤王沈韻高

鴻墜翼疇昔之年逆虜悖天帝命西平董戎於關上宰姦
回蔽明怙權沮以監撫海內翻然督哥舒將盍不速轅兄
在西陲飛章上言喻古引今易亾爲存時憚姦邪不聞帝
聞文武房公慷慨獨論迎吠狺狺竟寢斯文華忝諫官亦
嘗披肝千里同氣寤寐永歎請受監牧請鎮豐安乞固上
黨乞備太原心竭犬馬事屈羣頑哥舒表華掌記轅門明
明仁兄紹介三軍舉族在此懼爲禍原竟迫方寸孤天負
恩聖朝孝理未忍行戮爰詔三司伏念哀鞠網脫烏鳥恩
開桎梏實賴仁人再春枯木房公介然明華於朝兄志提

挈出泥登霄言於宰司大啟學徒陳沈洎華可備師儒堂
堂昌言光我囚拘褚中不行何日忘諸功曹垂侍恩比天
倫手足是比枯榮一人友愛惟深憐眷益親艱阨流離存
亡永分冀遊門間以慰酸辛誰謂凋落今惟二人嗚呼哀
哉弟參邦憲兄鎮海夷誰云存歿共彼有期謂天無親胡
與善違孺子攀號遠奉裳帷季氏呼天割我四支平生故
人橫涕交頤寄窆空原時迨興師官尊地偏禮不成儀回
望舊邦素車遲遲潯陽地古舉目悽悲執紼流慟誰堪此
時余生易感況已衰羸泣薦潢汙魂兮臨之尚饗

祭亡友張五兄文

維永泰二年歲次庚午正月某朔日趙郡李華謹遣從姪
詹事府丞廉以茶乳疏果之奠敬祭於亡友張五兄博士
之靈嗚呼痛哉先生之終人倫不幸況乎小子最飽道風
何悲如之先生以道爲貴以德爲富以樂天知命爲壽則
非其道而貴者賤也非其德而富者貧也不樂天不知命
而壽者天也然先生道貴德富加以樂天知命之壽固無
恨矣所痛者仁而無後天道何以爲善與神理何以爲正
直滔滔江水此慟何窮嗚呼哀哉華殘年衰病足不履地

撫膺而哭欲往無由千里申奠不任酸咽仁兄先生俯鑒
悲懷尚享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二目錄

蕭穎士一

愛而不見賦

至日園丘祀昊天上帝賦

以題爲韻

登宣城故城賦

登臨河城賦

并序

伐櫻桃樹賦

并序

白鵑賦

并序

聽早蟬賦

以吸風飲露爲韻

庭莎賦

并序

蓮藥散賦

并序

滯舟賦

爲揚州李長史賀立皇太子表

爲李北海作進芝草表

爲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爲揚州李長史作千秋節進毛龜表

爲從叔鴻臚少卿論旱請掩骼埋胔表

爲李中丞賀赦表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二

蕭穎士

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
對策第一天寶初補祕書正字劾免留客濮陽學者皆從
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嘗作伐櫻桃賦譏李林甫
見疾免官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安祿山有寵穎士
知將亂託疾遊少室山乾元初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
宿去客死汝南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

愛而不見賦

丙辰歲待詔京
邑貽舊知作

嗟乎或愛之而不見者有之矣何必周秦異代夷夏殊軌
阻嚴城之九重限方舟之一水苟時事之多怨故人遐而
室邇關山起於足下堂上遠乎千里聳專專之目成遽將
逝而復止詩人所以思婉孌而搔首賦城隅之有俟吁不
得其已也惟夙昔之良會夢佳期於北方款渤海之三山
吸流霞之景光含芳詞以況予云惠好之不忘願報義於
永日陪遊宴於帝鄉廣莫忽而號怒鯨波洶而騰張俄驚
魂以輟寐問窮髮之茫茫將揭厲以復從駭風濤之匪量
思投軀以靡吝撫遺體以兢惶晨切切以悽悽夕屏營以

彷徨追前歡之俯邇歎此恨之悠長於是收神返慮澄澹
靜默冥然就寢兀若無識冀良宵之復遇希舊遊之可卽
徒有願兮且未克憂淡沈兮萃胸臆風兮雨兮思君子兮
何極

至日園丘祀昊天上帝賦

以題
爲韻

政教之始莫重乎郊祀郊祀之先莫尊乎昊天是以前王
垂之於典訓後帝奉之以周旋以事大矣其儀盛焉日之
至也所以明氣之至丘之園也亦以象天之園於是致齋
於宮合樂於律羣有司肅肅以儆戒百執事乾乾而莊慄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三十二

三月十七

三

牲用騂犢以貴誠酌用元酒以明質豈但愛人而尊祖蓋
欲報天而主日天子迺乘玉輅駕蒼蚪搢方珽服大裘率
九儀之卿士從五等之諸侯旌旗露卷冠蓋雲浮展國容
於御路行大禮乎郊丘百役旣備司儀辨位劔佩紛紜以
陸離鐘鼓鏗訇而沸渭君明其義臣敬其事執鸞刀以啟
毛奠蒼璧以爲贄爵一獻而上下胥悅樂六成而神祇麇
至後乃取血骨陳玉幣寘於積薪之上燔於泰壇之際飛
燎烟於太清合蕭光於上帝是以神降我福人懷我惠時
罔凶荒物無疵癘致洪化於仁壽豈不由肅敬於大祭客

有旅遊函關欽茲至道觀祀事於國典仰明靈於有昊敢
陳輿頌式播元造頌曰

日南至兮旣望祀太一兮園丘上萬斯年兮承天貺

登宣城故城賦

丙申歲避地襄陽見召掌節度
書記陪幕府源公赴江陵作

升彼墟兮遐眺荆江邇矚樊沔頽池以隱嶙欹缺而峻嵯
野茫茫其靡極何人戶之單尠悵青春兮始交又白日兮
將晚悲事事之艱阻慨征途之未返憑寒皋以盡目究林
莽之淺淺烟迴起於殘燎鳥羣飛於絕巘曾是感時而戀
舊孰不酸辛而僂僂也矧乎寓縣乖刺關河阻遏去枌榆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三十二

蕭穎士

三

兮地表離骨肉兮天末涕橫墮以若注懷永痛其如割悠
悠蒼天不日不月曷其有佑撫艱勤之此土偶四海而承
平方神武之君臨尚未遑於戢兵警山戎之外虞重燕代
之專征罄帑藏之實窮干甲之精陸隘幽冀水填滄溟其
爲盛也入師長於庶僚出董率於連城冢婦降於王姬餘
子超乎正卿睚眦則決日誅夷攀附則累歲尊榮玉帛車
輿鐘鼓臺亭煥赫而鏗鉤三十年中初不戒其滿盈終大
都之偶國逸漏網之奔鯨潰亂河淇虔劉汴滎覆東洛隳
陝坰抗靡堅陣守無完營呼吸三旬遂至乎上京燿燧燭

於王宮潼關爲之畫局旣而將吏逋竄烝民駭散崩騰郡
邑空闕間閉荒涼我汝潁牢落我睢渙傳置載馳於商鄧
兵符薦集於淮漢彼邦畿之尹守藩牧之垣翰莫不光膺
俊選踐履清貫榮利溢乎姻族繁華恣其侈翫或拘囚就
戮或胥附從亂曾莫愧其愚懦又奚聞於殉難甚乎昔先
王之經國仗文武之二事苟茲道之不墮實經天而緯地
邦家可得而理禍亂無從而至今執事者反諸而儒書是
戲蒐狩鮮備忠勇翳鬱澆風橫肆蕩然一變而風雅殄瘁
故時平無直躬之吏世難無死節之帥其所由來者尚矣

不其哀哉變之始也予旅寓於淇園初提挈而南奔崩波
滑臺逼迸夷門亡車徒於鼎城擯圖籍於輶轅背維嵩導
汝墳迴環乎邾葉飄泊乎穰宛嗟歲聿之云暮結窮陰之
涸涸市蕭條以罕人盜充斥以盈路微奔走之僕御有啼
呼之幼孺川層冰而每涉塗積雪而猶步晝今夜兮曾莫
解於馳驚惟寢與食曷嘗忘於恐懼略南鄉之左鄙凌北
津之勁渡偉夫峴首之爲鎮也峻隅百雉危甍萬井森松
篁之蒼蔚劃鄺街以周整前山縈依而秀拔斜漢杳映以
清迴秔稌蔗橘雜荆衡之蓄桑麻黍粟侔冀魏之境漢之

盛也移南國之冠蓋晉之衰也爲北門之捍屏今方嶽之
仁明惠久要於平生幸羈旅而獲宥旋載筆於戎旌陪後
車乎南紀儼四牡以專征歷隕墉而訊諸乃楚鄢之遺城
昔漢皇之標季間諸侯之釋位聞景升之是牧嘆興廢於
茲地其後綏懷勁楚抗衡強魏雄九域以高視爲一方之
所庇亦謀猷所賴而致也於時寇盜蜂聚生民失土賢雖
避世才亦擇主有卧龍之奇英視江漢而胥宇遭劉后之
側席聿疇咨於草莽若游魚之在水尚三顧而後語其始
也亦將校威漢沔用武荆楚俟時觀釁終然義舉然後包

并河洛盪滌陳汝迎帝配天不失厥序旣中流之顛覆故
宏算而乖阻信雲長之寡謀亦天命之弗與猶復廓邛峨
之險奮賓濮之旅鋪敦隴阨震攝關輔致中原於盱食振
衰漢之遺緒洸洸乎俾并祀而景慕宜其易名於忠武不
其偉歟方其躬耕漢渚獨詠梁甫輕夫管樂莫之云許伊
唱高而和寡亦惆悵於前古道不同不相爲謀斯之謂矣
荆雲兮蔽虧朔雁兮差池雲有迴兮雁有歸嗟予行兮愴
遲遲諒窮愁兮莫諉雖九醞兮奚施

登臨河城賦

并序

亡舅季廉元君才高位下一命屈臨河尉尋遭風瘵有加
無瘳憂悵迄逾一紀故不復仕而風標俊傑文史清雋則
君所著別傳詳矣舅於予有教授之恩隻辭片字皆資訓
誘旣而射策桂林校書芸閣道爲知己遇名爲海內稱舅
氏之力也天寶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遺書於人間越來月
屆於臨河之舊邑覽物增懷泣然有賦羊曇是日獨吟零
落之篇周翼終身寧忘吐哺之愛辭曰

登孤城兮見河水之漫漫城有隍兮水有瀾歟翻覆兮無
端俯崇墉兮辛酸心斷絕兮河水之干借如韓伯懷恩羊

曇念昔追北渚之曩饑嘆西州之忽覲曾一顧而不忘況
仁溪與密戚也惟佩觿之弱歲荷哲舅之矜憐枉月旦之
殊品超等夷而獨偏過雖小而必誠善無微而不甄備潤
身之黼藻聞染翰之蹄筌豈期文嗣作者價參時賢謬崑
墟而比玉濫蓬島而懷鉛匪舅德其焉爾諒師資乎在焉
痛才高而位下悲道悠而運促甫一命於茲城蹇無媒兮
窘束僚層飈而墜羽凌永路而傾軸悼晉豎之行淡哀秦
良之莫贖昔自公而暇豫陪作賦於茲樓懷一紀以如昨
愴今晨而獨遊俯蕭條之邑里對零落之徂秋舊館悽其

在目長川逝而不留徒臨風而揮涕孰知夫四望可以銷憂者也

伐櫻桃樹賦

并序

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大府軍事任在限外無官舍是處寓居於紫極宮之道學館因領其教職焉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厥高累數尋條暢蒼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腹背微禽是焉棲託頡頏上下喧呼甚適登其喬枝則俯逼軒屏中外斯隔余實惡之懼寇盜窺窬因是爲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倣夫在位者爾賦曰

古人有言芳蘭當門不得不鉏眷茲櫻之攸止亦在物之
宜除觀其體異修直材非棟榦外陰森以茂密中紛錯而
交亂先羣卉以效諂望嚴霜而彫換綴繁英兮霰集駢朱
實兮星燦故當小鳥之所啄食妖姬之所攀翫也赫赫閼
宇元之又元長廊霞截高殿雲褰實吾君聿修祖德論道
設教之筵宜乎蒔以芬馥樹以貞堅莫匪夫松篠桂檜蒨
若蘭荃猗具美而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擢無用之瓌質蒙
本枝而自庇汨羣林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而式
薦豈和羹之正味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窺覲諒何惡

之能爲終物情之所畏於是命尋斧伐盤根密葉剝攢柯
焚朝光無陰夕鳥不喧肅肅明明蕩乎階軒嗟乎草無滋
蔓瓶不假器苟恃勢而將偏雖見親而益忌譬諸人事也
則翼吞并於潛沃魯出逐於强季絀峻擅而吳削倫罔專
而晉墜其大者虎遷趙嗣鸞竊齊位由履霜而莫戒聿堅
冰而洊至嗚呼乃終古覆車之軌轍豈尋常散木之足議

白鵬賦

并序

白鵬羽族之幽奇也素質黑章爪觜純丹體備冠距頗類
夫雞翟神貌清閒不雜於眾禽棲心遐淡與人境罕接固

莫得而馴狎也上聞而徵焉處以雕籠致以驛遞是將集
長楊游太液行有日矣天寶辛卯歲予飄泊江介流宕踰
時秋八月自山陰前次東陽方議夫南登西泛極聞見之
義諒褊懷所素蓄而未之從也會有命自天召赴京闕適
與茲鳥偕至於會稽之傳舍觀其宛頸旁睨迴惶掩抑往
往孤鳴音韻淒涼如慕侶而不獲因感而賦之曰

鳥之生矣於彼南山彩必元素文不綺斑備文武之正飾
懋妖姬之殊顏情莽眇以耿潔貌軒昂以安閒無馴擾之
近性故不愜於人寰遊必海裔棲必雲間冀養拙以自保

祛未萌之憂患不然豈陋彼都邑之佳麗顧投身乎阻艱
以其標自然之靜故名之曰白鵬者歟何天聽之緬邈辱
微禽之瑣細偶一日之見羈委微軀以受制望層城以斂
翼懷眾侶而孤唳從廢置之駿奔仰君門以遐逝君門兮
九重洞杳窳兮穹崇池太液兮島方壺萬族翔泳乎其中
晝聒未央之繁絃夕驚長樂之虛鐘顧疎野之賤迹豈敢
求一枝而見容越水清兮鏡色吳山遠兮天逼窺淺濶以
颺影逗清真兮一息謂杉松可得永日而噪聚萼苻足以
窮年而啖食一與心賞兮睽違念歸飛兮何極鵬能言而

入座鶴善舞而登軒殊二者之常態諒慚惶於主恩是以雖信美而非其志獨屏營而兢魂者焉

聽早蟬賦

以吸風飲露爲韻

清商兮暮急白露兮朝溼伊寒蟬之早聞知涼風之初入散亂搖颺條寥歔吸前聲未盡後響仍及邇層檐而驚歸向茂樹而遙集足令志士傷惋征夫佇立動閨人之夜悲垂塞客之秋泣況乎日晏天空晴景微風命儔嘯侶乍西或東既更鳴而迭息亦處異而音同催渡漢之離雁伴橫階之思蛩空庭暖其已寂遐路杳而難窮伊蜩蟬之至細

王睢獨而猶稟體孤高而自適候時節而斯審其處也敦
兮若璞乃蝤蛸而未化其出也道之將行必沆瀣而方飲
豈徒爾雅辨其名體詩人咏夫章句味編本草之錄聲徹
上林之賦歌郈宰之化偶范綏而見稱飾趙王之冠與貂
尾而胥附莊篇載疴僂之志孔氏感螳螂之捕苟動靜不
爽飛鳴有度因依密葉蕭散凝露韜餘陰於歲晚等羣蟄
於時暮茲括囊而用吉又曾何鳥雀之能喻

庭莎賦

并序

天寶十載予以史臣推擇待詔闕下僻直多忤連歲不偶

未選敘求參河南府軍事府尹裴公以予浮名枉顧遇焉而尹之外姻或綰紀綱之局怙勢矜權求府僚降禮於已予清慎自守不能附會爰逝我陳嫌怒遂搆又同官多貴遊右戚酒食之會絲竹之娛無間旬朔予人質鄙野雅不之好常願鷗鳥爲儔江海是處往歲久遊剡中將遂終焉朝旨迫召故不獲展著白鷗賦以寄斯意至是鬱悵彌用增想廳階之下蹊有莎草故參軍宋之問徙於伊川而植焉結根五紀絲幕庭際廣不累步高樹十餘間以雜果陰蔽其上俗吏往來必凌踐之歎其稟山野之姿而託非其

所以就窘迫因而賦曰

厭公門之窘束玩纖草於茲庭奚卑弱之斯極豈雨露之
愆靈尚含和以順時隨春夏之淒清軒房洞啟廣階修直
槐楊蔽虧桃李對植橫層陰之冥密綴繁英之翕赭旣高
低以異姿亦濃淡而殊色胥徒牒訴雜沓乎其側遊塵浮
烟蒙翳而不息雖蕭颯以自得亦喧卑而見逼宜夫坐莽
浪之野帶江湖之涖託根山阿搖穎綠水芊緜霍靡連亘
乎十數里何推遷而運會繆產時於庭隅憂好尚之傾奪
見芟夷於難除旣無心於寵辱又奚誘於親疎承竿漑之

甘潤蔽衣衿之曳婁雖爲幸於斯日諒稟性之云殊聞哲王之布澤迨蕭葦而霑鋪苟一類而失所猶納隍之在予矧皇穹之播氣陶庶彙於靈樞曷茲卉之攸託慘終年而莫舒吾將徵宰物之至理聿歸問於元虛者焉

蓮藥散賦

并序

予同生繼天慥戚所萃已未歲夏六月旅寄韋城憂傷感疾腫生於左脇之下彌旬不愈楚痛備至友生于逖張南容在大梁聞之以言於方牧李公公予之舊知也俯垂驚嗟遠致是散題曰蓮藥命和以蘇用附腫上又覆以油帛

以羈之其瘳如洗一夕復故感恩歎異於以賦焉

彼散維黃曰蓮之藥有輕其質如雪伊灑君子賚焉厥疾
遄已揆艱疾之永戚矧羈孤之遠情諒積悲而成疢爰彼
腫而斯嬰邁徂夏之赫曦蹇憂虞於此城堆以壅蓄介於
腰腹如烟斯炊如蠶斯觸靡宵靡晝莫獲偃伏亦旣浹辰
寘子於毒惴然其恐兮如集於木幸于張之久要于至貴
而爲言感知已於名公降踰涯之厚恩旅信宿以問至致
良散以斯存於是滌以蘇膏羈以油帛茲焉塗附未始竟
夕有瘳如神兮厥痛斯滌彼挂帆而奔駟曾莫速乎靈跡

雖兼金與製錦豈厥價而能敵異哉討奇篇於綠帙搜祕
卷於青囊奚要術之備列獨無聞於此方苟佳名之是徵
乃菡萏之餘芳原夫託根清泚敷薦馨香宜蠲穢而蕩邪
救吾人之疾瘍於以用之終然允臧愷悌君子德音不忘
昔禽蛇之見拯尚有答於隨噲矧圓首之爲貴聿稱靈於
覆載慚力微而施重懼隕墜於酬戴蓮之藥兮永以爲佩

滯舟賦

攝提歲拂衣海嶽應調函洛詠佩服之皋蘭美繫維之場
霍微良圖以趨事窘中道以摧落昔謬價於當年今後來

之不若眾飛鉗以抵巇余矩柄而規鑿悲介直之不可媒
想雲林以自託眷眷離憂行行獨愁邇我車而北上竭吾
道以東遊愛遲遲之暮景登泛泛之輕舟過巖邑以信次
纒縈波之下流於時丙丁守位恢台肇節朱雲四騰瑤草
半歇景蟲蟲而熾旱風翳翳以歊熱赫中渾之平沙滲通
川而殆竭則有危檣巨舸長艤廣艘龍翼錦軸雀顱方艚
材木蘭兮竹箭紉齒革與羽毛頓修竿於迴塘駢曲岸以
戢篙於是迅拏輕槳河舠漢艇乘時泝洄赴利馳騁混漁
商而沸雜期數日而俄頃事也時哉咸適其才吁嗟大艦

安得而來借如三江五湖之渺漫磐石飄沙之汨渥望赤
岸以天低臨清波而景沒峻艦衝濤以直透高颿雲卷而
上彗朝發乎荆衡夕止乎揚越晷刻千里之外一何去留
之倏忽彼斗筭鍾鬲之餘捷徑趨時之末曾壓溺以不暇
亦何知於歲月材微則致遠而自覆量大則俟時而可貴
苟或喻於窮通又奚分於器類運之來也賈長淵高視於
三台謀不用焉梅子真近辭於一尉吾將斂策以飲氣觀
維舟而歎歎

爲揚州李長史賀立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皇太子以今月嘉辰肅膺典冊少陽輔
德前星耿耀凡在生靈豫增慶幸臣聞立嗣必子爰徵古
訓惟賢乃建式固宗祧周漢以還憲章未改伏惟開元神
武皇帝陛下嚴祇寶祚光啟睿圖則哲其難至公有在惟
天爲大萬邦所以作貞如日之昇重離所以增煥況瓊枝
挺秀玉葉資神允釐監撫儀形雅頌春華秋實嘗俯俟於
嘉言一物三善諒行稱於至德固以靈祇叶贊景命昭宣
馳道之前猶應著令寢門之外方候問安臣忝貳藩條局
守官次不獲預陪大禮稱慶闕庭延首承華以忻以抃

爲李北海作進芝草表

臣某言臣聞郊祀盡敬粢盛豐潔則天降休祉地生靈芝
大哉斯瑞元和正氣有感而昭敷者爾古先哲后所由盡
心臣本郡道學講堂中梁有芝英產見六莖其本正向堂
門素色純淨流輝棟宇臣遐考曩厯旁窺瑞牒多矣至若
神爵九枝青龍三幹菌蠢池籞歲蕤甸服猶復登諸宗廟
被以頌聲又況極道德之至精鑠元元之景命超漢軼魏
光圖掩牒之祕瑞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大
孝尊先元功兆物與清宮於郡國驅赤縣於仁壽天弗違

而寶厯重昌瑞有答而金英特秀觀其審曲面勢負陰抱陽當九月而生聿符陽數挺六莖之表遙叶樂章昭聖祚於天長返皇風於古始加之冰霰奪色緇塵不染迎曉日而相鮮與秋雲而共潔雖復晨敷者五競爽於丹田歲秀者三擢榮於元圃以茲視彼奚其瑣碎臣姓忝宗枝任叨藩守揚吹萬之化預稟陶鈞聳倍百之情寧忘肺腑

爲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臣某言臣林莽介賤幼而強學竊聞諸大易之說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察乎變者立德

以貞其象成乎化者立言以贊其功故太極列三階五緯
於上聖人著三墳五典於下至哉文乎天人合應名數指
歸之大統也今之言文字者始於太昊徵訓典者本於唐
堯振頽綱者孰若漢朝興盛言者莫如聖代是則太昊朕
之軒轅章之唐堯祖之虞舜述之漢高作之光武維之祖
宗開之陛下因之臣愚以爲太昊至於我高祖太宗軒轅
之於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稱廣運者四代繼成功
者四君咸宣布昭睿典光熙德政矣然則伏羲創文籍黃
帝立史官太古淳奧權輿樸略至陶唐氏而後大備故孔

子美之曰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由是敘帝王之書
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
之時義大矣哉夏商已後德弗及舜仲尼雜目其書而不
爲典言未能察變成化比唐虞之際也何則夏之興也泣
辜殊於政理殷之興也慚德乖於雅樂周之興也謂武微
於盡善其不爲帝典宜矣陵夷僭亂以暨暴秦剗亂墳籍
瞽瞍兆庶王者之風殄矣生人之道窮矣天之未喪斯文
也故帝道復興於漢家數百年中而憲章具舉夫其推步
律歷帝堯分命之典也增修封禪帝舜時巡之義也約三

章之法以正咎繇之刑班四時之舞以續后夔之樂臣竊
覩三代之作貽範垂訓體國綏人雖載祀繇長德澤深遠
皆因循轍迹故弗易其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未有踵七雄交爭之末繼六籍焚如之
後帝典缺而更張淳風醜而載洽若大漢者也且義帝之
喪三軍縞服異夫湯武之放弑其君矣諸呂之亂浹辰底
定異夫羿浞之驟移其祚矣中興之盛華戎率服異夫吳
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有漢之美固可以比肩虞后千
載一時之運歟曹馬以還曾何足擬四分五裂朝成暮敗

其間雖晉平吳蜀隋舉陳國混并未幾危亡荐及法令不
足以禁齊人聲名不足以垂後裔其於帝道疎矣又況乎
南遷淮海北起胡戎者邪茲又二朝之不若也臣聞乾道
運行否終則泰上帝有以輔文明之哲后表光宅之休期
必將乘喪亂之極繼驅除之運故有周之末禮樂崩壞連
橫合縱俱非正朔則秦氏略定而漢代以興在晉之亡寓
縣崩折南吳北虜各擅名號則隋氏削平而聖朝以作此
天意一也不然何秦隋二葉而亡也若彼唐漢一家之盛
也如此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五聖之嗣啟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二十三

蕭穎士

七

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之位萬庾三登之穰河海晏清之瑞舞七旬而殊俗格歌六律而薰風至故以騰子姒而絕景挹媯祁而高議矣又何東晉後魏梁陳周齊之足道哉誠宐詔史官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周之遺制矣漢氏已略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則臣子之罪也臣實愚淺陋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思之德耕牧餘暇輒復著書討尋載籍於茲一紀謹上今文續尚書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舜之

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
元魏歷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
頌歌符檄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
以續夫夏商周秦魯之篇也臣聞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
言舉其大略前書之義備矣孔聖沒而微言絕暴秦興而
挾書罪雖戰國遺策舊章駁亂於從橫漢臣著紀新體互
紛於表志其道末者其文雜其才淺者其意煩豈聖人存
易簡之旨盡芟夷之義也昔文宣脩五帝之書究三王之
季臣性非天縱學異人師稟生何幸親奉聖代此皆文武

聖皇之遺旨臣愚曷足以知之何者臣嘗伏讀貞觀實錄
昔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幾唐虞
亦欲公等齊肩稷契又曰令數百年外讀我國史豈獨窺
兩漢哉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化理俱可以繼夫
唐虞之盛也伏惟陛下元德昭升至仁廣被迺二十一年
正月制曰各勵精一志共興元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
還於淳樸愚臣緬述太宗之旨伏思陛下之詔固非取類
於三代之間也勒成帝典不亦宐乎陛下睿思雄飛宸章
間發質文一變風雅大興臣聞水之細者江海假其深材

之短者棟梁資其峻陛下必謂臣所著小有可觀賜以召見闕庭一垂試問臣採摭之外亦以學文縱不能光揚盛美猶庶乎細水短材之益則聖旨之含容大矣臣之誠願畢矣

爲揚州李長史作千秋節進毛龜表

臣某言臣聞在昔上皇之御極也則元化有助嘉祥必臻故升中於天而四靈是格若夫出洛登壇青文丹甲之瑞王霸以降遼哉曩乎不可得而聞已然其緬邈郊藪歲蕤簡牒與時升降者亦往往而存未有含道德之純粹闡祖

宗之休命俛視千載潛通百靈允符祕祉若今之盛者也
伏惟皇帝陛下至誠允迪懸解自衷神有契而斯輔道惟
淡而不測故錙銖繫表寤寐胥庭七曜垂文則元言焯敘
千秋表節則緣錯來儀以今月某日所部江都縣崇虛觀
講聖注道德經於元元皇帝座隅有毛龜出見翠毫金介
爍日霏烟迹殊生育來緣感召應陛下長靈之期符先聖
谷神之妙知來藏往實見於茲休徵委集萬方幸甚手舞
足蹈倍百恆情無任喜悅之至謹奉表以聞

爲從叔鴻臚少卿論旱請掩骼埋胔表

臣言臣聞事君之義有犯無隱故心苟所至願必上聞所以罄露塵涓裨助山海則匪躬之節著致主之情竭矣臣實蕪庸志業非遠幸逢明聖累忝驅策位登四品官亞九卿叨竊已多答效無紀常願剗肝碎骨仰報於天此臣景行前修惓款終夕不能已也臣某中謝臣聞諸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雖升平之代秉哲之君禮義不愆刑罰斯中而適當其際化理不回故商武受命之賢王周宣中興之令主桑林未禱金石以銷禮疑其大統則陰陽之數義實固然推其至理則時事之端政乖取此誠細有所遺驗

諸方志昭然可辨雖日月薄蝕無損於明而宵旰兢慄未
喻其道良足惜也伏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道格上
蒼功浚下濟叶兩儀之高厚等四序之運行告成岱宗而
靈饗聿應展禮農籍而嘉禾實穎烝烝過於虞后翼翼邁
於周文故元祖契會昌之符蒼生踐仁壽之域臣竊觀圖
諫所記生靈以來巍巍赫赫未有如聖朝之盛者也而水
旱小數時或愆和一旬不雨仍延聖慮臣竊以殷周之事
考之斯可得而言矣臣聞道德經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論語亦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蓋云暴骨中原感動

和氣疵癘是作災害用生故強死之魂傳稱爲鬼積尸之
氣禮有驅除不徒言也臣竊觀成湯之受命也前有伐葛
之役後有升陟之師凡七十二征而天下服故其詩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莫我敢遏宣王之中興也亦
南征淮甸北伐太原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故其詩曰
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則二王用師而
定也明矣未聞有岐昌掩骼之政秦穆封尸之令旱暵之
故不亦宜乎不然則月令孟春之命掩骼埋胔周禮蜡氏
掌凡國之骹禁埋而置楬焉豈虛設也臣聞之五材並用

誰能去兵小則施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我國家橐鞬理
定十紀於斯陛下重之以懷柔申之以靈武三韓左衽夷
於郡縣六狄解辮願爲臣妾書詩所載未之聞也而西戎
醜類尚興芄野之師東胡噍餘猶傲柳城之戍陛下爰整
其旅弔厥匪人雖有征無戰不聞遺鏃之失而恃險與馬
猶積抗輪之斃故血膏草莽骸聚邱山史不絕書士有餘
勇以爲常矣臣又聞之帝王者則天而法地長物以予人
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故天無遺人雖古先哲王
內諸華而外夷狄亦云要服者貢荒服者王聲教所加合

於一揆所以伐其叛而柔其服重其生而哀其死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書曰丕冒海隅莫不率俾此之謂也頃
春之季恆陽小愆宿麥未登首種不入賴陛下憂勞日昃
以萬物爲心天且不違應如影響閏月云暮時雨滂流我
田我私旣浹祁祁之澤彼黍彼稷方成油油之稼此天慶
陛下至矣人感陛下深矣而密雲未洒忽復二旬時屬炎
蒸土仍滲漉元元之望又加於茲昔燕祠寡婦延闔境之
潤漢察冤囚致隨車之雨今陛下當措刑之代濟必封之
畝吏不苛刻人無怨訴愆亢之由有異於彼愚臣不敏竊

有所見謂宜分遣制使往校邊庭凡戰陣之處骸骨所在
卽將埋掩仍施厲禁則儀刑萬國仁洽九泉存亡均雨露
之恩華夷同日月之照庶膏液與聖私齊運旱苗將朽骨
俱榮不任

云云

爲李中丞賀赦表

臣某言中書省馬崇至自蜀郡伏奉八月一日制書大赦
天下罪無輕重咸蒙洗滌覆宗之辜亦賜原宥惠澤浹於
存沒恩榮被乎出處聲動夷夏氣感風雲含齒戴髮孰非
幸甚鑠哉沛乎虞后肆赦義文作解之盛典也臣某中賀

臣聞乾靈肇運亨育萬方其德至普而或水旱流行氛沴
表見然後蕩之以祥風煦之以和氣而品物熙焉聖人立
極平章庶政其道至明亦或四凶在朝三苗逆命然後寘
諸嚴刑被以文德而官方正焉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
證道孝德皇帝陛下纘戎累聖惟新舊服天成地平萬邦
作乂德禮備舉符應爰臻下加有隩四紀於茲矣由是嚮
明端拱齊居元默布大信於羣后絕嫌疑於纖芥狐鼠憑
依倣擾天紀陛下垂泣辜之旨降勤卹之令將士勵節黎
庶歸仁咸思赴蹈指期蕩定開泰之辰計不云遠臣又聞

之昔上皇御辨祇車巡於谷口盛漢膺運賓旅奮乎關中
蓋風謠尚武可以大殲醜類會昌建福可以永保邦家前
古休期復見茲日臣嘗叨近侍謬佐藩牧千里景從不及
扈遊之觀百城風靡空懼分憂之責魂馳井絡戀結巴渝
無任感激悅豫之至